

THE RED WHEEL

【俄】亚·索尔仁尼琴著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

朱宝宸 武学善

红 轮

往日叙事

Yesterday's Story

第三卷 第三部

下



第三部（下）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红轮. 第3卷 / (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著 ; 何茂正等
译.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10
ISBN 978-7-5399-6489-8

I. ①红… II. ①索…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俄
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0194号

图字: 10-2012-261号

本书经法亚出版社(地址: Paris (6°), 13 rue du Montparnasse, FRANCE)
授权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LA ROUE ROUGE”红轮

《Août 14》(《1914年8月》)

《Octobre 16》(《1916年10月》)

《Mars 17》tome 1, 2, 3 et 4 (《1917年3月》)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Август Четырнадцатого ©1972-1983 Alexandre Soljenitsyne

Октябрь Шестнадцатого ©1970, 1978 Alexandre Soljenitsyne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книга 1 ©1986 Alexandre Soljenitsyne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книга 2 ©1986 Alexandre Soljenitsyne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книга 3 ©1987 Alexandre Soljenitsyne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книга 4 ©1987 Alexandre Soljenitsyne

书 名 红轮 第三卷

作 者 【俄】亚·索尔仁尼琴

译 者 何茂正 等

责任编辑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33

字 数 3000千字

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6489-8

定 价 498.00元(第三卷共四部十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部（上）	001
第一部（中）	351
第一部（下）	717
第二部（上）	1093
第二部（下）	1499
第三部（上）	1883
第三部（中）	2257
第三部（下）	2655
第四部（上）	2941
第四部（下）	3325

第四百九十八章

格奥尔基一步步深入到罗马尼亚的荒凉腹地，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此行像害了一场难以启齿的丢脸疾病，或者说差一点儿就变成了白痴。他真想把此行的一切通通忘得一干二净！这是一种缺乏远见、没有把握住时机、毫无价值的狗尾续貂行动。他艰难地通过事件中心，却日复一日地撤退，此举越来越令人触目惊心。他个人可能一事无成，但在战斗中也会实现平日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当然，他并没有袖手旁观，一点儿力也不出。虽说三月一日起禁止军官前去彼得格勒，他在家却没打算闭门不出。他想换上便服再出去。可是上哪儿去呢？又找谁去？……又去干什么？

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不止他格奥尔基一个人惊慌失措，所有的人都六神无主了。整个帝国军队惶惶不可终日。沙皇以及他的御弟正在伤感乱离，还有最高统帅部、整个俄国都乱了方寸。

当整个波罗的海舰队由于参加革命而覆灭的时候，究竟哪一方会遭灭顶之灾？是舰队本身覆灭，还是革命溃灭呢？

即便在第 9 军参谋部，格奥尔基遇到的所有人也都惘然失措，他们没有人能说出到底该怎么办。沙皇退位使所有人都失去了主心骨。沙皇骤然带头离开最高司令的岗位，而又没向任何人，没向我们求助，有谁还愿意捍卫君主制度，而又如何捍卫呢？

列奇茨基将军满面愁容，双眼通红，在参谋部走来走去（没摘下有沙皇组合字的肩章），辗转不安。他默默无语，不召集人开会，也不下命令。

你别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命令，什么决定，他只是沉默不语。

第9军远在偏僻的战线侧翼，各种事件的一鳞半爪的消息也很晚很晚才传到这里。古奇科夫的114号命令终于传来，可并没有使大家高兴。国防部部长怎么能向下级军士证明，军队的纪律守则是奴隶关系的象征呢？

格奥尔基现在这种束手无策的感受，颇像以前他在莫斯科和基辅经历过的那种进退维谷的时候的体验。不过，今天他更加狼狈不堪。而这一切一天天地愈加具有破坏性，一发不可收拾。到底该怎么办呢？出路何在？没有人能说清楚。

如果我们不投身于事件进程中，能保卫什么呢？那么好吧，那就去磨炼意志、积蓄力量，再去行动，可是这意志、这力量用于何处呢？

最近几天，格奥尔基天不亮就起床，比规定的起床时间大大提前。这是因为，他夜难成寐，这些事件使他揪心啊！绝早起床，也是一种有效的保健方法；因为在黎明前后的晨曦中，人们仍在梦乡，有更多的幸运的机遇。此刻，可以特别清楚地禅悟到义务的真谛，也比较容易摆脱无所作为的怯懦情绪。甚至在没有任何明确的目标时，也觉得比以前更精神饱满，更超越现实生活，立场更为坚定。同时，头脑更为清醒。如此，必定会有一种意外的发现、一种灵感、一个好的想法，乃至幸运临头。大概是谁起得最早，上帝就会降福给他，让他福星高照。在这一时刻，要是研究阵地部署，常常能够发现平常一年间也没明白的事情。不错，当一个人也没有、值班人员正为黎明前的瞌睡所困扰的时候，一般来说参谋部的日常生活已经开始，一夜间情报积累成堆，此时也往往最有利于思考和决策。

格奥尔基今天又来到参谋部，从钉子上摘下房间钥匙，电报值班员递过夜间收到、转给军官们的打印文件。

这是一份发给作战部队的命令。

命令以阿列克谢耶夫的名义发出，并有他的签字，但内容却是沙皇本人写的。

太突然了，简直出乎人的意料。

格奥尔基把文件带回自己办公室。

他很想吸烟，但早晨空腹吸烟对身体有害。

诀别令？

命令短小精练，几乎一眼就能看到头。

沙皇依旧像以前一样，没有居高临下的官腔，写得很有感情。诀别令无疑是他亲自起草的，让人感觉似乎听到了他说话的声音，声音不高，饱经忧患。

“我这是最后一次向……”，把士兵称为“最亲爱的”，又执迷不悟地称同盟国是“英勇无畏的”。不过，格奥尔基即使把舌头捋成秤砣状，也叫不出“我们英勇的同盟国”。

谈到推翻皇位的政府，沙皇却说“上帝会帮助它领导俄罗斯”，并要求军队“听从临时政府领导”。

好像他的仇敌们从来没有责骂过他，也没有嘲弄过他似的！他最不起眼的诨名是“上校”。格奥尔基一点儿也不生他的气，因为他自己在发狂，现在有点儿不正常。不是因为临时政府，而是因为沙皇本人有点儿精神失常。宽厚、宁静可能一直是俄国沙皇的弱点，但今天……

要知道，没有人强制他为新政府祝福，号召军队听从新政府领导，瞧他……

有什么办法呢？……他是个基督教徒……

要想登基即位，必须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督徒。

他是这样登上皇位的，又这样丢了皇位。

这说明，他不仅千百次发誓热爱俄罗斯，而且还能为俄罗斯而使自身遭到排挤。

有什么办法呢？他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命中注定要遇到这样的人。

可能这里面有一种令人捉摸不定的含义。

你看……是他自己……轻而易举……没有反抗，也没有斗争。

今天，他的自我感觉如何？退位才两天就能从这样的高度看待问题？

不合逻辑，也无法证明。格奥尔基的痛点在于，他自己好像参加了这令人生厌的革命。

尽管他什么伤天害理的事也没干过。只是，思想动摇了。

现在，当共和制像糠皮碎草一样撒落在十字路的岔道上的时候，格奥尔基厌恶地感觉到他自己也被卷进这股喧嚣的洪流中去了。现在，他甚至是而非地感到，他能影响这样重大的事件！那么，他怎能希望沙皇退位？

沙皇没能采用常胜将军圣乔治的统治方法，终于令人惋惜地葬送了他的皇朝。格奥尔基又忆起圣乔治将军，他就是依靠沙皇即将诀别的军队而取胜的，只有军队才能引导我们走向胜利！

格奥尔基十分景仰圣乔治。

沙皇的诀别令有一个短句，使格奥尔基感到灼痛。他第一遍只是浏览了一下，第二遍看到这句话目光停滞了。此时他面色发烧而潮红：“在目前，谁考虑媾和，谁想媾和，谁就是叛徒、卖国贼！”

也许由于周围是这般死一样的寂静，这样孤独，沙皇的诀别令尚无人知晓，没有人阅读，也没有人想拿到，只放在格奥尔基一个人面前，好像沙皇面面对他讲的一样，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他，格奥尔基，是个卖国贼，背叛了俄国。

沙皇真的无所不知吗？了解他的一切吗？知道他希望和平，知道秋天时他想过什么？

格奥尔基好像被扔在火里，全身灼热。

他划了两根火柴才点燃一支烟。

他离开莫斯科以后，为此整个星期都苦不堪言。后来在路上依旧焦躁不安。再后来在克里米亚经受了检验，此后没有再动摇。而这一切仍使他痛心疾首，因为秋天时他确实想去参加革命活动。

那么说，当时真的就算背叛了誓言，背叛了自己的天职吗？

还有沙皇！瞧，您现在不也背叛了誓言，背叛了天职吗？

朝谁大吼一声呢？向被打倒的人吗？……当然，这么做最容易。

但罪过并不全在他格奥尔基一个人头上，不全是他的过错！不错，他从去年秋天就想，现在也这么想，俄国需要和平。只需要一个和平！最高目标，压倒一切的是和平！首先是和平！试问，为什么这就是背叛呢？

格奥尔基甚至坚持这种看法，认为俄国没有任何理由参加这场战争，根本没有准备，硬是匆匆上阵，这是一个劫数难逃的大错误。如果德国人主动地突然进攻俄国，那时就是一场卫国战争，参战对每一个男人来说，将是一种义不容辞的义务。

而今在战争中受阻，屡遭挫败的时刻，那就应当有头脑、有勇气从战争中脱身。

可是，在这份诀别令中也说：“已经接近这样的时刻，那时俄国和同盟国一定能粉碎敌人的最后挣扎。”对此，沙皇则坚信不疑。

可是，俄国的纵队毫无取胜的希望，已被散榴弹打得失去了战斗力。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即便与同盟国一起能取得胜利，到那时我们自己能剩下什么呢？

在俄国的历史上，有多少次，到底有多少次，毫无意义、毫不吝惜地葬送俄国人的生命！现在这场战争真的比安娜·约翰诺夫娜那场战争好一点儿吗？时而硬把德国萨克森有选举国王权的侯爵安排在波兰做皇帝，时而毫无意义地向鲁恰科夫和克里米亚发兵，把十万俄国生灵抛到南国，只为取得亚速海控制权，建立隐蔽防御工事吗？！在伊丽莎白统治时代，强行把俄国陆军派去帮助英国和荷兰夺取莱茵河两岸。这种毫无价值的、混乱的七年战争，难道就更好一些吗？为什么要把处理欧洲事务的责任揽在自己头上呢？例如围困弗里德里希，付出巨大的牺牲才换取来的果实，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得到。

格奥尔基两颊发烧，额头出汗，身体摇摇晃晃，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叛徒！

因为这场战争并不高于俄国的其他任务！

当然，如果只说是英勇无畏的精神，也只不过是英勇无畏而已，但除了英勇无畏的精神，俄国也需要精心呵护。

全体俄国人，也包括贵族，有知识、受过教育的人们，在俄国漫不经心地游荡，从而错失了许多机会，特别是那些应当英勇无敌奋战的战争。

格奥尔基竟成了卖国贼？俄国当局及军方在很早以前，多次背叛了俄

国的人民！这次又把人民推向这场战争，也是一种背叛行为。

“我与您，沙皇陛下一起出卖了人民！……”

不安的电报值班员敲门：“上校先生！我应预先告诫您，统帅部今天来了新指示，说这道命令停发！”

格奥尔基没有马上听明白，怎么又下命令停发呢？（就因为是他的？……）

后来他才恍然大悟：“他们开什么玩笑？停发诀别令？哈，一帮无赖！哈，一群下等畜生！低级动物！”

第四百九十九章

为什么连最有经验的泳坛高手也会卷入一股不可知的旋涡中，他又慌乱、又呛水，左划右蹬，所幸没有淹死。从后方汹涌而至的强劲的巨浪如此凶猛，埃韦特将军在这滚滚波涛面前，手足无措，只是表面上还保持镇静，实际上已经束手无策，完全丧失了控制能力。

虽然他也承认了年轻的政府，但这个政府看起来根本没有牢固的基础。他依旧是西方战线总司令，3个集团军和15个军团仍在他的统辖之下，可是，事实上他的一长制已经运转不灵。起初，他认为他与彼得格勒的新政府毫不相干，只隶属于统帅部，而且所有军团各就其位。他没有发现，一个新政权成立了，就在明斯克，离西方战线司令部仅几步之遥，只隔几栋楼。在这个新政权刚刚建立的时候，他没有妨碍他们，但他们独来独往，自行其是，并且在不断损害、吞噬他的权力。他们批准建立一个“社会安全委员会”，任命一名亘古未有的“城市公民司令”。司令一经任命立刻下令，以“破坏城市安宁和酗酒闹事”为由逮捕城市警察。镇压活动旋即又波及明斯克军区全部铁路和所有车站，解除铁路宪兵的武装。与此同时，明斯克也成立了自己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并出版了有煽动性内容的报纸。而埃韦特无论如何也不能进行政治审查，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权力，也没有得到这样的指令。

整个城市到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人们拥上街头，发生了多次骚乱，可埃韦特既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得到指令，没有办法，更没有力量，他

怎么加以制止呢？他只能拍电报给国防部部长，报告军区后方已开始逮捕军官。那么古奇科夫呢？他只不过是个空谈家和银行行长而已。那么最高统帅部呢？在大公掌印之前，这几天正群龙无首，至于那位沉默寡言、慎言慎行又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阿列克谢耶夫，也不会给予坚定的支持。人们记得并期望大公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军队领袖，但现在他还能重振昔日雄风吗？埃韦特将军不仅没有镇压这种无法无天的骚乱，而且他本人身不由己地作为参加者卷入骚乱之中，像陷入水中的旋涡一样。

三月六日，新政权没有请示埃韦特将军便与卫戍部队一起决定举行全城示威游行，这样造成了既成事实，无法挽回。埃韦特对这种新的放肆行径不仅不予追究，加以制止，而且出于善意他自己也参加了，从而使游行示威活动成为合法的体面活动。

人民满怀热情和好奇心理从四面八方拥进大教堂广场。警察早已不见踪影，然而，整个活动好像有领导者在引导，一些自告奋勇的人，戴上红袖章，维持秩序。几乎全体居民，特别是学生全体倾巢而出。许多人手举红旗和写着口号的红布带，墙壁上挂满了红布。房顶上、阳台上挤满了人，黑压压的一片。卫戍部队全体士兵在广场上整齐列队，埃韦特派遣克维钦斯基检阅部队，祝贺“新国家体制和人民政府成立”，士兵高呼“乌拉”，但与埃韦特在一起的城市活动家说他应当亲自检阅士兵队伍。很好。体态匀称，几乎是力士般的体格、身体笔直、须髯飘逸的埃韦特将军检阅队伍，全体士兵高呼“乌拉”。显然，他亲临现场是一项正确的决策，能使整个活动限定在审慎的范围之内。

而各大教堂神职人员举行祈祷仪式（并不是所有人都脱下帽子，其中有不少犹太人，而红旗四处招展）。再后来，在临时搭起来的木台上讲话。谁第一个出场呢？非埃韦特莫属。他清清喉咙说：“我相信，在上帝的帮助下，由人民选举的人士组成的新政府……能引导祖国走向新的幸福坦途。”而后便轻松多了，他讲战争，讲敌人，挺起胸膛保卫神圣的俄罗斯，保卫最高司令。埃韦特顺利地发表演说，整个广场“乌拉”声雷动，声声不绝于耳。埃韦特一只手一直举在帽檐下。继之国家杜马代表和地方首脑

相继讲话。

有人砸碎了药店门匾上的王国国徽。

这恰似沸水烫心。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既然你来了又讲了话，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其他凡有国徽之处，通通被砸掉了。

马上举行检阅游行，明斯克居民也蜂拥而至，埃韦特行举手礼，他感到右手在颤抖。

将军们离开广场，士兵也走了，但新的文职演说家一个接一个地爬上讲台，大声发表演说。

埃韦特没有发觉他错在何处，或者可以采用另外的办法。他的思想一直在翻腾，瞧，他不仅把整个西方战线拱手让给这些红旗和演说家，而且还把强大的靠山——广袤的莫斯科军区也一并奉送了，并代之为其做保证，还拍发电报发表声明。正是由于这样的声明，俄国各地瞬间相继失去了昔日的安宁。

彼得格勒的普利什克维奇突然发来的电报，给他带来短暂的欢乐。后者常随他的列车医院到西方战线来。他今天急发电报是告诉埃韦特一个好消息，说那份带有煽动性的强盗似的“1号命令”是伪造的！

原来如此！感谢上帝！这帮无赖，是谁编造的，又是谁通过电报发向四面八方的呢？

埃韦特本打算立即把这件喜讯以命令的形式发往整个西方战线，但这些年他已习惯对问题要思忖再三，与事实不符或根本无此事怎么办呢？要尽量不出差错。要知道，普利什克维奇不是什么首长，也不是什么机关。同时，克维钦斯基力劝他要理智，再次去证明一下。

与最高统帅部联系过，结果如何？“1号命令”不是伪造的，而普利什克维奇的通报是假的，可他也是国家杜马代表，一个体面的人物呀！

星期一那次游行示威并不像埃韦特希望的那样，是红色大潮的终结，而仅仅是开端。而今又流向小城市和各卫戍区，并且不是出于爱国的赤诚，也不是努力战胜德国人，而是一场放荡不羁、不守纪律、不服从命令的躁动，

且不断逮捕首长，特别是有德国姓氏的人。

德国姓氏倒成了众矢之的！明斯克对埃韦特议论纷纷，因为他也有德国人的姓氏，他们不喜欢！他应当在报纸上低三下四地辟谣，他的姓氏不是德国人的姓氏，是瑞典的。不管人们相信与否，他已经没有发布命令的自由。当埃韦特本人出席游行示威集会的时候，他还怎么加强管理、反对无政府主义呢？（从哪儿弄来的词汇，俄国没有类似的词汇，也没有明确的含义）。

从莫斯科运来一种报纸名叫《波兰回声报》，报上刊登一条消息说，西方战线参谋部军官已把埃韦特软禁在家里。这纯属无中生有！但怎么办，也要在报纸上辟谣吗？只好忍气吞声。

啊，主啊！大公快上任吧，把军队牢牢地掌握起来！

他们想出一个办法，要在明斯克卫戍区也建立一种军人代表苏维埃，其中包括一些深谋远虑的军官，可以排除不良影响，同时坚决恳求任何人不要随便向军队直接发布任何规定和命令，俄国的命运应委托给临时政府。

这类命令有好几道，每天夜里很晚才到来。埃韦特也不知道一清早又将有什么新的灾难临头。

今天早晨，《明斯克之声》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据被捕的宫廷总监、禁卫军司令沃依科夫交代，他打算开放西方战线，让德国人来镇压革命。

埃韦特气得两眼发黑、脸发烫。要知道，宫廷总监并不指挥西方战线！如果他真的有这样的希望和打算，那么现在读者可以推想，沃依科夫或者与埃韦特之间有过密谋，或者是在陷害后者。读者也可以推想，埃韦特将军也准备开放西方战线！

而今读者，特别是明斯克的读者，要比将军们更具有无限权威。

西方战线总司令已日暮途穷，毫无出路，无奈只好坐下来写辟谣声明，反驳这份可恶的《明斯克之声》小报。声明说，沃依科夫以其开放西方战线让祖国的敌人长驱直入的假想，亵渎了西方战线的全体军人。事实上，没有一个军人愿意顶着遗臭万年的罪名。即使真的发布这样的命令，即使来自最高层，不论是埃韦特将军，还是任何一个军事首长也不会执行……

啊，我的天！不！如果向每个小报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还怎么担当这个总司令！于是埃韦特给古奇科夫打电报，请求调他去别处供职，他希望去军事委员会（休息）。

他很快就收到了古奇科夫的回电：“我考虑到您在西方战线，既危险又有害，我建议您尽快卸职。”

既然无任何替代职务，只好卸职。

还说什么“我建议”……

反正都一样，还要大公下令吗？我们等着瞧！

第五百章

清晨，斯韦钦来到参谋部，有人给他一份沙皇致军队的诀别令。

他觉得很突然。

其实，也很自然。

这份诀别令已经散发了吗？早些时候已开始散发，后来古奇科夫得知此事，予以制止。

斯韦钦皱起浓眉，紧闭他的厚嘴唇。这是一种卑劣行径，他只算政治账，完全没有军人的良心。古奇科夫依旧工于心计，作为一个人从来都不受欢迎。无论他怎么装扮，也变不成军人。

军人对高尚的心音，要有所回应。

这道命令又有什么不妥的呢？“要服从临时政府领导”，“要听从你们的首长指挥”，到底怕什么呢？

他仔仔细细地研读了这份不长的命令全文。参谋部的人对这类命令早已司空见惯、耳熟能详。他从来不摆最高司令的架子，自然也没有真正地领导过军队，但他的心是忠于军队的。

正是如此。

命令中也体现了这种心情。他采用了感人至深的习惯表现手法，命令好像声泪俱下的诀别书。他很痛苦。

不准散发，猪猡心肠！

阿列克谢耶夫又在干什么呢？

已经发下通知：统帅部的军官，凡愿意与沙皇告别的，上午 11 点半在值日大厅集合。

我们当然要去。有谁会那么势利，不去送别呢？

作战部全体人员都来了，当然还有别人。

值班将军办公室占用边区法院大楼一侧。现在值班大厅呈长方形，有一道不高的栅栏式长隔断，但还没到大厅中心部分，这里便是过去审判庭的旁听席位。从栅栏另一面，现在顺墙安置拥挤不堪的“8”字形审判席。在这里，从背后看不见栅栏。大厅内圈中央只剩下一个不大的空间。

如果有人忘记了这里曾经悬挂过皇上的大幅照片，现在一眼就能看出墙上留下的相框的直角痕迹。

开始列队。入口在“8”字形一隅。从入口处顺墙的方向是右侧。右侧由三个大公打头，依次排下来是卢科姆斯基、克列姆博夫斯基，其次是各司令部和各部，一级将军在队首。再次是卫队军官、格奥尔基营军官。队伍通过“8”字形，队尾转到另一侧墙边。左侧，有约 50 名下级军士，以及从各部、各队选派来的警卫士兵、乔治营士兵和书记员。

厅内充满低声谈话的嗡嗡声。

最后，阿列克谢耶夫走进来，像往常一样简单朴素，由于没有找到位置，低声与卢科姆斯基交谈。

他恰好站在斯韦钦对面，而且离得很近。斯韦钦觉得老头像一只雄猫，那胡子，那副眼镜，那颗不大的头颅，活像一只穿着军服、饱学的老雄猫。而这种感觉以前从未有过。

统帅们又将走向何方呢？

后来，副官跑来向阿列克谢耶夫报告，说沙皇已离开住所，正在途中。

正好 11 时半，透过打开的大门传来高声却断续的口号声：“祝皇上陛下万寿无疆！”

像往常一样，山呼万岁的声音依旧十分响亮。

由一位哨兵呼口号，使整个程序按“以前”一样进行。

当门被推开后，阿列克谢耶夫尖声下命令：“各位军官先生，立正！”